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三



官職門

路官

總管府

幸魯比赤府尹知州事並同刺史亦有

總管

州牧書刻有郡守理其郡秩二千石以長

烏府

公明文恭制今西良太守官劉敬知州郡在歲

刑

之街喜也知府判令至市曹議示之吏尚

日此

真曹得親人之官官宣宗制公卿治郡重民之師帥

人日

尔曹得親人之官官宣宗制公卿治郡重民之師帥

望策郡守縣令宣化諫官補郡大夫補郡國守相蕭望之

凡典之師尤且事重施惠一方

宣帝年與遂為南海太守帝曰送用其堅天子有詔

奏曰治人猶治亂太守性廉或相御史无拘臣文法得使

事且清白後出為太守使子孫以此吏之不厚乎

循良吏帝宣文武材伯詩性佳林忠信慈惠芳薌

時高車蓋節儉清平而治性川治尚和易田况知成都

不恩化人政尚嚴明有德能州以寬服民吾匪用益者然

疾吏有素宣可以神明稱南新蜀川守有所同察吏食道

苦食道旁為身盜其以清淨治大其肉及還霸旁之曰甚

肉吏大驚咸以清淨治大其肉及還霸旁之曰甚

東海大石二千漢宣帝與我共聖其吏民之本政平課第

一海朱邑首治為天下第一集旗熊軾記室新書飛

符竹使符國家發兵遣使王麟樊子蓋守東都功勳帝

至郡合符二合乃所受之玉麟樊子蓋守東都功勳帝

附以代左魚後官洋所奏當省給統緒州洞邑一隻各民

右鑒一隻在木州率新降諸領右驂天于六馬左右驂公卿驂馬左驂

中二千石則朱轡皆皂蓋二千石太守驂公卿驂馬左驂

故以五馬為貴朱轡皆皂蓋二千石太守驂公卿驂馬左驂

行春大旱車發兩白方道人諸侯也吏交轂驂馬左驂

然治潤有惠民政代去吏民一麾廣府必為宰執五馬不

乃出守五袴乃嚴儲水而太守先時蜀郡火災禁人夜作

無今竹馬來迎郭伋字細侯在井州素結恩德及

道蒲鞭示辱有過但用太守溫仁多慈吏人黃堂吳郡太

因堂春申君之子假君之段也有脚陽春宋景愛民邱物

何武去思為京州守所居無願借冠君後漢趙倫字

守敬為執金吾從上乃蜀拜之秦官為郡罷侯置守

天下為二十六郡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太守夢刀得州晉王濬為益州刺史又夢一刀主簿李毅曰三刀為州果然夢山掛絲定初拜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扁益州乎果然萬物吐氣詩太中大夫薛敞常亮於上州平果然萬物吐氣詩日山中有一條幽字也若其守此州乎果然萬物吐氣詩參錯天下為邦伯一及忠定寢室中及燈炷香通夕坐安可待矣更漏分明歷二一肖一刻差幾必誌之守藏者省名伏辜皆謂公為賣劍買牛本楚一畦韭三畝桑五穀百本盛五十補明賣劍買牛本楚一畦韭三畝桑五穀百本盛五十賁風刀令如帶牛佩黃刀教務農桑芳雲領川太守使郵驛為路一政米益惟霸精力行而已桑麥歌張甚為始若煩碎其致致穀富百姓教曰無陳公堤堦文惠公蒲田十秀兩枝服公為波祭不可支胡公塘商知渭川公作完以殺水勢又為長堤以護其外胡公塘商知潯人曰不可使後人忘我公因號為一一發重先賑而後奏李允則湖州蔡石官百里悍水患既去持節使以為不可則請以家資為質乃得發粳餼煤於是民列允則治狀請安撫使

清留使者以壬增米價清試公什知越州兩浙旱蝗米

同詔言嘉獎任增米價清試公什知越州兩浙旱蝗米

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於是發財以惠貧者

吳中飢范文正穀民饑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

日役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與士大夫之役又新倉敕使舍

以宴遂因造皆益以州有餘之民樂從大飢公發粟勸分而

抗飢民以家貲先之趙公什吳越大飢公發粟勸分而

不流徙者得葬下令脩城使推廣義役范成大知州公

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飢不怨推廣義役范成大知州公

日吾聞東陽縣有率鍾勸役者爾與之隣無所爭役公曉之

歲入助當役者命曰義役乃金置田釋惠義之家掌其事諸

蜀郡興學校文翁為立學校至今蜀好文雅文翁之力

也常山修學後漢伏恭為太守教數人李延熹學行

張詠守益州時李校賴替公察郡人張及李敏張達者皆

有李行遂延熹加孔教勉就李後三人參登第壁美信於

是兩川李者知移病不聽事韓延壽吏郡太守民兄弟訟

勸文風日振

率令民有骨肉相訟是日

耕桑出入於足縣謝不接敢爭

父後有天下長者

公杜正獻公府二郡之

日今我公也

云九重天子

守齊西司聖院

責保在外使之輸納

等姑能悔隨自新

者一舊官通悉

歲之未償清可隣而力

不足者知

天知神知

知何無人知也

省及告帛賜第

日臣父

邵父杜母

邵信臣字翁昂

文節儉而政清平南陽為之語前有邵

乎故雲中太守孟舒是也

王十朋守泉州初到任會七邑宰

勤酒歷告以愛民之意

宜懷則惡心犯法減半

為庶民則惡心犯法減半

為庶民則惡心犯法減半

為庶民則惡心犯法減半

為庶民則惡心犯法減半

為庶民則惡心犯法減半

為庶民則惡心犯法減半

為庶民則惡心犯法減半

為庶民則惡心犯法減半

為庶民則惡心犯法減半

不發其書

魏陳素為并州太守懷柔民吏京邑貴人多寄

為尚書

載米來食鄧攸吳郡太守不受

不待鳴天

鼓辭鳴天少停夜中遁去人歌曰焚如打五伯物無取焉南

海太守外

長史終身無蜀物吾父遺子終不取人為蜀饋魚不食羊

後接進績

出前魚示之府丞慙而止之關節不到希仁

開封府為

人賦殿不可干以私京師饋遺分送九江

遇節序有

公一過客井周給流落不能自存者一龜一鶴趙清

仕成都勞

公裕送以詩曰馬精路行來明進放長江不共來

硯不持以

遺張貴公命製者幾足貢數歲南

水精燈籠

張中庸知洋州漢陽大治後漢龍參為英陽守

意居教授

參到後先侯之棠不寺言但以水者發吾清也

都屏間自

抱兒伏戶下參思其散意曰水者發吾清也

獨判恤孤

率行之記惡碑靈異人畏之如神



石立門用北必致之死籍時謂之  
政惠和而尤能飽考清角禁嚴盜郡故多冠盜捕首領  
公至悉知州境有美堂獨將兵集謀害官吏郡人喧傳  
忍懼不安公談笑自如密諭兵官一城送獄中逮客  
會散而後也稱為神明劉治長安大姓范偉積產數巨萬  
客不知也稱之為神明劉治長安大姓范偉積產數巨萬  
短長救犯法至走流陝以職去公因事發不阿鄉曲包拯  
之窮治偉伏罪長安中推呼有詩曰直而刻為法希仁  
人寸本郎一強法一故多吏勢懷官府有從勇犯法希仁  
之自親精少鄉郎故多吏勢懷官府有從勇犯法希仁  
舊屏息請禁約為臣韓絳知成都異時內臣奉使至蜀  
之屏息請禁約為臣韓絳知成都異時內臣奉使至蜀  
內侍省者為令每行必中劾焉呼余佛自崇龜守九江  
公到部家蔬食為民祈禱既而雨虎渡河劉昆遷弘農  
匡遂有秋莫不奉手加額一為子一山諒問昆曰前守江  
民為政三年仁代盛行虎比渡河行何德故而然昆曰偶  
然耳帝數曰是鵲言取石前若有所一山山諭鵲先飛  
乃長者之言鵲言取石前若有所一山山諭鵲先飛  
令其官隨往鵲集一大樹上鵲乃飛去去珠復還孟雲台  
一其官隨往鵲集一大樹上鵲乃飛去去珠復還孟雲台

郡產珠先守多貪珠從交趾瑞之不奏余崇龜守九江戶

管華前弊未絕歲蜀人慶來上以張忠定前治蜀長於

蜀上公抑而蜀人慶來上以張忠定前治蜀長於

蜀上公抑而蜀人慶來上以張忠定前治蜀長於

蜀上公抑而蜀人慶來上以張忠定前治蜀長於

蜀上公抑而蜀人慶來上以張忠定前治蜀長於

蜀上公抑而蜀人慶來上以張忠定前治蜀長於

蜀上公抑而蜀人慶來上以張忠定前治蜀長於

蜀上公抑而蜀人慶來上以張忠定前治蜀長於

蜀上公抑而蜀人慶來上以張忠定前治蜀長於

蜀上公抑而蜀人慶來上以張忠定前治蜀長於

蜀上公抑而蜀人慶來上以張忠定前治蜀長於

蜀上公抑而蜀人慶來上以張忠定前治蜀長於

蜀上公抑而蜀人慶來上以張忠定前治蜀長於

蜀上公抑而蜀人慶來上以張忠定前治蜀長於

四子皆二千大馮小馮馬立亭聖相西河上郡太守治

石君一政如魯蕭德化周公康叔明賢國恐報政而去

向子志守衡州官僚肅於憲士卒整於五商黃集於市

南畝者推吏人攀車孟嘗為合南太守人則曰天子何為不

我乎公拔吏人攀車孟嘗為合南太守人則曰天子何為不

截登道不使去康馬渡登皆藏而留之身進攀車衣小翰字君

房為臨淮太守被徵百選受大錢簡除後劉隨為會稽太守

為將作盜山陰五六老人持百錢以送覽曰自明將下車

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遇聖明故自狀廷龍曰

吾政何能及公言耶民號屠伯最延年河南太守一曰

為一太錢受之民號屠伯最延年河南太守一曰

聞仁愛教化頃多受人崇焉民父母意於不肆意遊遨還

為求壽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山守遂乞祿得

以戴羅友家貧有衣於山溫日臣作中下山路見一鹿

君我立司德及卒人為守行恩罷市羊枯平人出為為

陽太立司德及卒人為守行恩罷市羊枯平人出為為

陽生祠王堂為巴郡太守吏民為立

**刺史**

**刺史**

藩刺胡文恭行郭元國損杜甫元使君春開府杜詩

州刺史兼朝崇築專城古詩四十刺舉曲阜制送察訪先

政聲流聞弛即治府為刺史始者當武以政為始大使日人

安禮教大行以負半十為像轡刺史不專任吏常六合宅生

張九齡言一之衆一於刺守之任為斥逐之地百

姓頊德劉德威州刺史政守之任為斥逐之地百

下必刺史謹宣而一之得才刺史十更布條教州李頻建

萬戶賴其福不才刺史什乃戶受其困更布條教州李頻建

既至以法治下一刺史什乃戶受其困更布條教州李頻建

車一裝日刺史當遠視廣德斜安善惡何賜車蓋福州刺

反垂日裏以自花裏乎自姓之震標何賜車蓋福州刺

史三歲宣帝下詔漢初置武漢有丞相分遣刺史州不常置

一人持高三尺漢初置武漢有丞相分遣刺史州不常置

三人持高三尺漢初置武漢有丞相分遣刺史州不常置

二一人持高三尺漢初置武漢有丞相分遣刺史州不常置

主一人持高三尺漢初置武漢有丞相分遣刺史州不常置

至吏民撫字心勞陽城為道州刺史第

催科吏政撫字心勞陽城為道州刺史第

以問吏政撫字心勞陽城為道州刺史第

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城關門宴館外待命判官

簿書介意月奉取足而巳州產床馬歲貢者朝城奏曰州

民免百姓所負租稅元結道州刺史初西京崔瑗符璽二

字免百姓所負租稅元結道州刺史初西京崔瑗符璽二

百免百姓所負租稅元結道州刺史初西京崔瑗符璽二

諸州寇盜不言臣州為賊焚劫屋宅男

及民營給田先益後流亡者以時增

引去終民歸金桑城暉曰金陽非粟才守豈有棄農風事

池隍哉  
一園郡利安  
一導清既田  
孟簡常州刺史有孟清父於闕

金贖人為隸  
韓愈改衣川刺史表衣人以男及為親過朗不

母七  
一因  
大起學校  
李西筠常州刺史人

行進封贊皇縣男  
知勸以治為貢舉舍  
李景隆房州刺史

通盜道  
作侍舍羅祠房無名者  
犯令者縱舍  
刺史政清

時法外  
一得盜賊或哀其窮出  
義舍又嘗有  
刺史政清

之滋行  
一得盜賊或哀其窮出  
義舍又嘗有  
刺史政清

日吾不  
取易表公政人皆  
明曉政治善坐閣內聽善果  
刺史

史累持  
魯郡善果母貧明曉政治善坐閣內聽善果  
刺史

不迎妻然燭  
一已祇字敬祖揚州刺史在官私恩公法後

蘇章字孺文  
異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按得賊  
奸乃宰酒飲宴  
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  
章曰今日熱  
孺文與故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  
異州刺史  
蘇章字孺文異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按得賊  
奸乃宰酒飲宴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  
章曰今日熱孺文與故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

州刺史  
蘇章字孺文異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按得賊  
奸乃宰酒飲宴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  
章曰今日熱孺文與故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

疏皆非  
本意  
郭然  
蘇章字孺文異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按得賊  
奸乃宰酒飲宴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  
章曰今日熱孺文與故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

活汝邪人相與哭碑下  
見碑墮淚  
州刺史常平州刺史  
及乃去至流所亦哭碑下  
百姓自暴祈雨  
唐田仁會平州刺史  
其至穀莫不悲感號為  
父母育我  
大田穀致兩方山出雲倉廩實  
中田穀致兩方山出雲倉廩實  
惠以賑死  
州刺史陽濟  
李喬請選臺閣賢者  
通等恐非所以使裸躬受答  
事太李喬請選臺閣賢者  
平章事時  
一唐宋景公  
今朝廷重內  
臣治外  
以不群臣  
後以本官檢校  
汴州刺史  
九齡請科定其資  
由是左肅政  
基大夫楊再思  
等悉補外  
張一不出其  
於計私甚自  
得也臣謂欲  
治之本莫不  
重守令  
宜制定其資  
凡不歷郡  
督刺史  
慈有善政  
不得任  
臺郎給舍  
如不為此  
而救其失  
恐天下  
猶未治也

**治中**

治中

長史

通判

通守

**中**

郡丞

以素置  
守

州佐

無  
子瞻詩天  
教仁政

州

竹坡詩  
欲問君  
干乞符

端

察劉

州

長史制百曆受命之寵後踐上三戰別駕長史司別

駕行周禮乘一乘傳車故謂史倅車戰源王之

太守之副常其書曰龍士元非百里之才使如治中

足耳乃以爲常治中其題輿別駕不就景爲荆河州

生不復更辟番起泥軾黃霸別駕爲刺史詔賜車蓋

視戰後投傳而去同宣教化給事蕭放散曰別駕古

白集自江州乘同宣教化給事蕭放散曰別駕古

送艦解舞船迎同宣教化給事蕭放散曰別駕古

快六百人吏兼副戰之名參校政事上左得馬向制

豈宜以名郡藉其相助使君羽翼明之云州民別駕

今以名郡藉其相助使君羽翼明之云州民別駕

郡治股肱爲王基焉劉毅於公府曰毅生曰僑仕平陽

綾銀章李白送弟鄒陽司馬黃綬銅印現通直一梁冠

皂衣扶六百石風月平分近廖自從添一有唱終須扣還吹

嘯送上沉復南三瀛看即全州詩外臺從事爲治中



後更才不常扣編宋器之年未三十用為荊州別擢孔休  
洽中別駕新棧曰不遇明公荊州一馬耳別擢源為  
晉安王長史休源累佐名藩王深相倚常荆楚村字君  
於奇設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預焉  
章帝溫臨州博別駕溫常集僚屬問別駕之功為徐州  
性何如人時有答者曰可謂一別駕之功為徐州  
別駕以股肱之責糾合義旅州境一應寧人歌曰為政仁恕  
陸象先為益州大郡王祥邦國不空一尚一司馬章抱真  
諫曰公當峻拔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无畏答曰政在治  
之而已必刑威以立開倉賑給張須陁為齊郡丞屬咸曰  
威乎卒不從而蜀化開倉賑給張須陁為齊郡丞屬咸曰  
詔勅不可擅與項施曰吾若以此獲罪死无所恨先開  
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曰王拘許州歲旱假刺史開賑  
民即自易之所至廉介皇南無源從益州大郡督長史  
元宗救之希易他境刀斷帶為姓其州四年考績最  
將續進無途抽佩刀斷帶為姓其州四年考績最  
隋趙執為齊州別駕有能名在州一孟一考績最  
父老揮涕隨逐曰公清如水請一孟一考績最  
之水為燈青魚劉隨成府通判嚴明督厲風俗高士廉益  
長史人畏鬼而惡疾垂父母病皆去望舍投餌哺之昆  
弟不相假昆王康為詔條教辨告一孟一考績最

引諸生滿院經軍吏畏肅宋王濟通判牧守多熟清武臣

雲不救復因然暴不法夜或焚民居為盜濟部壯士數十潛往伺果

得數輩并所盜物即斬之馳奏其事上大嘉都校孫廷使

酒无賴歐折人齒濟不俟奏其春高麗易書蘇子瞻通判

送閣下而一連三詔褒獎焉高麗易書蘇子瞻通判

貢使者緊發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

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一老病熙寧然後受

之重聽何傷黃蘗為潁川太守長史許承老病熙寧然後受

頗幸无失賢者意濟之以寬守主臻治政嚴急公務為

裁檢為之不究辱星不可去孔恂字巨卿史車刺史因怒改

夫之恂曰揚去屏星毀國舊儀與知州抗宋主質字子野

別駕司夫事宗旦曰少年敢与丈人耶質曰受命佐公

事有當爭事也嘗以病在告一日宗旦省視因言既有盜

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宗旦大

驚為貸其死罪我是監郡宋朝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官屬

而餘悉輕出之我來監汝有錢昆少卿家出抗人也嘗解常求

補外郡人問所發何郡混曰但得有榜蟹无通判外可矣

雄飛後漢趙溫為京兆郡丞安能越伏遂李去後官至三公有台輔器

宋趙昌言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溫清論終日裴微乃官

州昌言謂其不之表阿於判溫清論終日裴微乃官

格相見一不之表阿於判溫清論終日裴微乃官

安西司馬奕在溫座是引格為別驚岸憤嘯詠溫謝大桓

上不遠觀游群吏執事不自暇逸推司馬算算可以一

詩酒一於是郡南接山北樓水溢浦百花亭以重石岩瀑

布戶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

尽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

府判判佐唐書狄仁傑賓僚以侯伯軍府之要委

府判判佐唐書狄仁傑賓僚以侯伯軍府之要委

府判判佐唐書狄仁傑賓僚以侯伯軍府之要委

秀氣衝斗業富清機官贊止獨守年未樹嘉政皆已特

使節上霄杜贈田九判官空明一清一何龍降王

見判官之名時判官多本州自辟為模取官宋太平

善大夫十五負充諸州節度幕府盛選詩安西幕府多才

判官是才判官許鴻謙有李飛書是檄裴度東都留守

識極筠筠當異席事多咨之不羈之才皇甫湜為判官度

裘明積雪道三數公綉衣貂不羈之才皇甫湜為判官度

修程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居易是怒曰近捨湜而

居易請從此杜送樊侍御赴汝中判官生知七曜曆手登

也冰雪聰明三軍勢一御起汝中判官生知七曜曆手登

官胡廷氣橫九州杜送樊侍御起汝中判官生知七曜曆手登

生食書鎮南判官杜送樊侍御起汝中判官生知七曜曆手登

皆王佐才崔造求泰中事與韓會肅東美張正則三人友

司所以紗籠護之恐為異  
物所擾後果為相

可謂一矣

西山來氣

謝安王坦之詣桓溫論事溫令郗超

以手版拄頤曰

蓮幕

王儉用使果之為衛將軍長史肅

便景行泛舟水芙蓉何其麗也

蓮幕

王儉用使果之為衛將軍長史肅

又劉禹錫送陸侍御歸淮南幕時人入儉府為蓮花池

蓮幕

王儉用使果之為衛將軍長史肅

參佐賓筵

淮甸皆

長於章奏

李德裕奇持之鎮浙西及

廷用兵如左制置而蜀其

武昌多士

晉陶侃鎮一殷浩

時武昌號

上客

宋晏元獻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

武昌多士

風雲入壯懷

韓送石共赴河陽

幕下士王珣及元最為

從軍

樂韓驛城夜會李正封

幕下士王珣及元最為

幕下士王珣及元最為

從軍

下冰壺

客此日望塵心文苑臺中妙冰壺

客此日望塵心文苑臺中妙冰壺

客此日望塵心文苑臺中妙冰壺

雅俗

推官

佳士楊誠齋送王節推歸融州吾州異再薛后山

官詩先生佳清德大府見群佐賓莫出牧行馬推

能過手先難事逢人有見群佐賓莫出牧行馬推

制必一替察廉白居易制句憂事精審見決斷精敏子

瞻攝開封府推官委以府政推官頭字子容為南京留守

之曰子俗外事精審一咨以府事范如奎武安軍節度推

經閱范則某不復肯矣咨以府事官范如奎武安軍節度推

不易公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兩使置唐

之命呼嬰然從之自是府中事大小悉以咨之兩使置唐

氏與二年詔有所使判官防園准官宋沿五代之制操行

堅正官知武寧張建封為准言行剛直以仁榮孫兼

渴矣陽推官方重自持李常為宣州推官以元和未解

常推其友劉錡左以職事爭辨陳希點字子與平江府推

日不見此久矣以職事爭辨陳希點字子與平江府推

論如初至干兩三竟不能奪自公所書望而許之

疑讞免死皆以為當死公獨云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

不用救後不造皆不死遂以爲御史裏行劉攀字辛老江

珂監除館閣校勘擢自幕職宋錢宣靖公若水爲同州推

和之未幾知制誥二年迂樞密副使宰相才致政居洛真

宗泮歲爲知制誥二年迂樞密副使宰相才致政居洛真

姪夷簡任鎮州推官卿者子就可用對曰有真宰相器忠

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肯府尹王博

汗血馬東坡次韻孔文仲推官詩模職補闕死王誠中推

官詩今作劬肩吏於里誠未幾怒草三千續馳驛奏龍

里扶搖忽清如朱絲琴東坡送俞節推詩吳巨君子

若馳峻坂清如朱絲琴東坡送俞節推詩吳巨君子

司獄今以司理事始入

折獄宋廣平集賜福州司掠囚諸州司理參軍皆上

充代罷軟人宜令本州見任壽尉判司內廷明敏者充



録事

糾職用札功曹白帖置臬府典簿書白帖掌符  
印白帖糾察吏紀綱府常集管轄外臺白帖

管轄外臺



糾總大郡總錄按曹平宝司徒錄事參軍之六曹之表

白六帖稱其職則事奉績成非其才一府之望士東亭為

則承舊有美善與府政京兆府錄事一府之望士東亭為

注能名錄參判住參都汝南范孟博後安宗為南陽太

歌曰南陽宗資主畫諾來特設揚守以禮請為功曹蓄為太

不商客釋時浙中琅琅羅含太守謝仁祖曹蓄為太

王辰舉綱目唐顏泉卿為魏州錄事意與天通嚴正為益

州錄事逆折房司馬之不州事吏敬曰錄同寮有詩人

崖在蜀有錄事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不歸哉明日錄事

公驚謝之曰吾過矣光都似官情清山也公知未四錄事

事一以委之孫容日侍我以此可以去矣郡政無雙

為謝之乃後容詩天子方寸裏清秋

監雲江關西望第一

路學教授

州教同

教授

郡文學

光武問武臣曰諸卿不識書自夢對祿何

州博士

唐六典魏晉以下臣心藩客問曰為

漢經

知儒冠

三金又著授可堪親老師嚴然後道

尊官

先生非俗儒

東坡詩洋宮夫子出新貫

校和

先生

寒鹽杜威鄭虔黃文到官舍教與生

才名

十年

乞酒以紅帳上采芹錢貨文采片亭詩也

映沙

國人

孟以子齊王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

學者

法度

晏丞相留守南京請范文正公掌府李公常府

宋人

文李有聲名於場

杏壇莊子孔子游于緇之弟之讀

聖朝

廷者多其所教也

李壇休坐乎教授錄胡問三十

歌鼓

弟子數千

計安定期先生後教授錄胡問三十

胡李

以經義及時務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釋疏通

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虞防

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李多秀彦其出而萃出昔出

高陽公詩曰吳因先生富道德先生弟事者由請習有素也

歐陽公詩曰吳因先生富道德先生弟事者由請習有素也

詩云先生天下家際先生富道德先生弟事者由請習有素也

作梁柱已次行鄉飲禮節孝徐先生積字仲車為楚州教

請梁柱已次行鄉飲禮節孝徐先生積字仲車為楚州教

李行其儀閣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人文勸訓說忠孝胡文

安國除荆南教授正身津物凡所交代龜山楊公時具

官僚舊錢行于諸宮呼為徐公也薦為徐州教界陳師

初睡留公耕桑肅然引鵲徐公也薦為徐州教界陳師

孟案向清生談論不荒日晏云暮也薦為徐州教界陳師

道字先已古文李曾子固嘗賦六一堂詩有向來一瓣香

敬為曾南豐之句奇之元祐中一于朝仁為守獨加

樂語不為重地仁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獨加

作此浩日翰林李士則可祭不得撰書啓之類臣寮言見

酒司業則不可純仁謝之簡責任師儒之意不兼他職

任教授則不可純仁謝之簡責任師儒之意不兼他職

力得餘辦辛業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不兼他職

紹興二十六年詔諸州諸生避席劉克莊送方子約赴

教授立一計差川一太守提升車米筆農批

道自居一計差川一太守提升車米筆農批

卷青灯細看書後拜重文儒行矣召嚴徐

卷青灯細看書後拜重文儒行矣召嚴徐

卷青灯細看書後拜重文儒行矣召嚴徐

卷青灯細看書後拜重文儒行矣召嚴徐

卷青灯細看書後拜重文儒行矣召嚴徐

書院教諭

宋初止有書院曰白鹿洞曰岳麓曰

宗謙東湖延平和平靜安定紫陽建安考亭武夷

白鹿通經者領洞事

宋長編李勣与尼步思此



廬山之陽常聚生徒數百人李煜時割善田數十

諸論白鹿國庠諸生李者大集乃賜國子監九經李善道

亦云當時其教授江南史勸儒業崇鄉校太宗以江州白

鹿洞王明起為蔡州髮信縣主簿賜陳谷出身也

賜書五年書院記宋開寶九年知州事朱喜所作也後四

司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使毀拜國子主簿使婦教

睢陽以府官提舉額宗大中祥符三年詔賜應天府書院

文書居建寧舍百五十間聚書千五百餘卷召明經孫若

嵩陽大著之禍李者尚每儒先姓二依山林向曠之地以

講授多至數十百人。是洞為一。天下所謂四書院。皆足也。石鼓宮元。李寬於。勅額朱晦庵宋初賜濂溪。周元公諱敦頤字茂叔。靜。先生尹厚字彥明。以洛陽陷遂居涪陵。五峯。宏字仁一。先生胡。俊蔡持郎抗建祠而講明先天之學。京師又從疾師聖于刑門書院。在寧鄉縣。延平。文靖公名。制守陳必建祠紫陽。在徽州。考亭。即滄洲。清舍。有。吳松監軍奏朱文公喜著述大明孔道性。有。鍾西。宋。公之贈有從祀大成之。詔於仲于宸畫。特賜觀。西。書院。四字。并臣授之。喜。曾孫宏。歸。於。書。堂。刻。武夷。朱文公建。精。之。岩。石。燕。千。萬。出。之。下。齊。四。書。院。之。名。武。夷。舍。于。五。山。大。隱。并。之。下。韓。元。建。安。文。公。以。真。西。山。配。寶。祐。二。年。刻。文。堂。祠。吉。記。文。公。有。詩。建。安。文。公。以。真。西。山。配。寶。祐。二。年。刻。文。堂。祠。請。勅。象。山。信。州。貴。溪。相。對。祠。陸。州。人。書。院。在。焉。湖。南。十。五。里。音。有。陸。氏。居。山。房。畜。鵝。成。羣。因。名。鵝。澤。書。院。在。安。州。城。南。名。澤。院。在。潭。州。臨。湘。門。指。乃。南。軒。講。學。之。地。題。扁。筆。好。豪。東。助。張。紫。微。平。生。得。意。書。也。其。間。鰲。池。以。進。忠。厚。之。水。湖。內。乃。柳。堤。畔。涵。山。北。軍。鷺。洲。三。字。江。乃。匪。請。勸。額。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金書卷之十四

庚集

官職門

縣官

事實



邑長記桓弓子羔曰以古勇白集行幸同憲制會吏有君臣之義於邑宰見千室之長官被詩北山

取南部新書千室之宰使為一也邑可百里之才

事見有百城之表至百金縣曹咨翰臺庫武帝嘉其清白

判類居我若斯千石之迂召見於前著令上縣有能迂為

大縣令大縣有領川四長為使吏傳一並以上書

能升為二千石長治有異績

吏有能名唐佐有才為山陰令承流宣化善康守令民

也布政宣風白帖一神君唐高祖明為隆慶令善民

為健令李臣益賊元中為善平今歷通泉時洪等令時

慈君北涼張暉為和寧令百姓信父維緩為及令開華准

曰天降神明君作我慈郎官出宰主為子求郎不許

臨民布德澤失準作其郎官出宰主為子求郎不許

賜錢十不帝謂群臣曰清望選用當下有司利史縣令

九五品以官士高其行元德系字紫芝為魯山令元

山更懷其恩入有言長受米肉者以問吏求去人曰

其訓父亦治必謂製錦愛人以政何未能操力而使割其

曰我任子任力垂簾廣嶺之山陰令邑三百戶門皆開

而使孝者臣王恭顯宗時為桑今每朔望初帝

宋世為山陰務簡飛鳥怪來數令大史同之言臨至而

雙見一率於是張飛守父之子之武城關一保障簡

戶乃所賜尚書復也子之聲見陽貨篇

戶乃所賜尚書復也子之聲見陽貨篇

戶乃所賜尚書復也子之聲見陽貨篇

戶乃所賜尚書復也子之聲見陽貨篇

戶乃所賜尚書復也子之聲見陽貨篇

戶乃所賜尚書復也子之聲見陽貨篇

戶乃所賜尚書復也子之聲見陽貨篇

戶乃所賜尚書復也子之聲見陽貨篇

戶乃所賜尚書復也子之聲見陽貨篇

戶乃所賜尚書復也子之聲見陽貨篇

戶乃所賜尚書復也子之聲見陽貨篇



兵部金陵張志定為守因問曰大使必路來不遠曾見好官  
負不廷賞曰昨過表州見萍鄉邑宰張某顏者由不識之  
知其為好官負也自入縣時驛驛皆完言山菜壘關  
野無膏肓及至邑則舉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即  
中國而鼓分明以是知其必美政也公曰希希固善矣天  
使亦好官負也即日同驛于期希希後為發遣使延賞亦  
問門祇昨山陰政績曰二傳沈劉不如一丘前世為我父  
皆以憲劉元明相繼宰山陰更定戶籍籍籍知江寧縣承  
並有言仲學皆避之  
皆無法反公公至每因治誣夢問丁產多寡悉得其詳一日  
召卿老一公至每因治誣夢問丁產多寡悉得其詳一日  
何不自言相領而禁人殺子  
敢隱者一縣以為神明禁人殺子  
名賈子女名賈女已書立保伍以相司察由是糾絕其弊  
其貴多不養之北書立保伍以相司察由是糾絕其弊  
公事決遣無留而解  
心服老府將吏昇次水灌郭魏文侯時  
息聽命邑以大治次水灌郭魏文侯時  
林豹之為史起進曰魏氏之行治以百畝鄰獨二百畝  
是田惡也障水在桑約不知用是不管也知而不以是不  
仁也於是少其為郭公引障水灌郭以富魏之河內民  
曰也更有賢令方為史公一障一分一矣終古為國今生

伯築堤衛田范仲淹通泰海州皆商海濱田湖水平皆至城

於期清下田丘鹵不可稼穡公時監西溪金建白

為以化令事掌役事死至今學其利與北之民往

以范為代民挽繹自引布村驚周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

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思為賓客疾駭去已蓋鐵官惟取

茶利詔下所在母得照易于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

知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不敢易于對曰吾敢愛一身

後利閣詔觀察使素資之不効拔茶植桑民以茶為業公曰

策利學官將惟之命而一民以成其利營學由

賢者教其人政之聘時一至季親加勸誘之

一篇陳古靈表知山居縣詩云我愛仙居石公餘日在房

老來須向季多商喜平未周詳法律行隨手詩書坐南

且新之曰小童子弟弟來就多於是從之翁然邑人有

相式每有童子十數人至堂下教授知書清能令諸生

相教長山行者如過有

今謂學里子仲升也

地與民三不欺

治單父民不忍欺

民相易

於是吏

善政也

歌人也

里姓名

無惑者

元元不羣  
先覓未

景在沙  
彼く成  
日我基

景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年會子

人知

投平於中西門豹去蟻冬崇之

姓為河伯娶婦巫行視人家女好者聘取治為宮河上張  
綵帷令女居其中浮之河俗言不為娶婦水來漂溺人氏  
勢至則會官屬宴長父老姓河上曰此女不好呼河伯來  
視之煩大巫嫗入報河伯即使吏卒拘巫嫗投河中豹曰  
巫嫗不能白主嫗二老入白之復投二老河中豹著筆向  
河立良久曰嫗二老不來奈何欲使廷隸父豪長毋之詰  
叩頭流血久之皆罷去鄰之惜牛慚悔長從人  
吏民大驚恐自後不復敢言惜牛慚悔  
牛士訟之禁勒還生角三不從矣曰是教化不  
行欲解印去氏涕泣留之亭長  
范史雲金中生魚范萊羌  
縣車騎封賊未嘗以妻子之官  
所乘馬不為留台令作  
為身如脂膏一能  
辛苦且夜數身車就前  
有赫克隆有尤惠我咫尺乃  
一尺抗其心雲垂其澤君有清愛民有餘思  
國史身身直  
冷人發之曰非光化豐谷城如  
為車父室楊登送之曰治民之所准有鈞道二  
遂而吸之右赫也其肉博而厚味子燕曰善公是未至中  
若不食者新也其肉博而厚味子燕曰善公是未至中  
冠蓋父接迎之於道子燕曰地之德不所樂樂者至矣

至卑父請老尊資盤根錯節遇字并知為割歌長曰不

治民加牧羊借是主為卿牧羊上林中上喜之卜曰一亦

其言試以治寧食交語曰一蓋為長安令以威嚴顯時為之

彊項令殺之主訴帝欲殺宣公主家人殺人宣就主車取

不帝令察伏宣以手摩地不帝曰一為政簡嚴

官在來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鐵船渡海

再典此邑以懲此等吏為言公欲再作縣令造

也部果復典唐邑時使為庫吏盜官分數下下自

假批榜尾曰切銅鏡以過家井因鼓鑄造一而

後治福清台為御史中丞永扣頭反風年火災江陵令時縣建

多能降而止鳳詔問昆曰在江陵一長者之言也三異後

而致是乎昆曰偶然耳帝曰此乃長者之言也三異後

尹表少使仁恕厚肥親注廉之恭隨行并陌與在桑山有

恭欽曰所以來者察唐之政近四今虫不犯荒一異也

及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一獸皆南渡

時多獸每為人害平書帝異之獸皆南渡

遺事二日一則光武即位先德侯卓茂為密令視人列子人

訪求成爲太僕計一賦野水橫舟巴東有微頃亭準

折草戀物一言爲二句野水無人父子並著奇績

度孤舟盡日恭誠者知其必大用父子並著奇績

諸侍治縣縣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江東一表

仲茂爲長州令仲茂爲栗水令皆有治績攀車拒輪

湘宗楚客語本道則察都安母遺一攀車拒輪

平陵令訓人以充室道務鵲擁行車李元弘開元初爲好

政去迂潤州司馬發離百里七民萊公檣巴東縣手植双

其學精之民以此讀五車書三其爲長沙令一日自棄日

爲晉陶靖節先生復何人耶屈志百里殷揚州謂李元

能得才遂就謝陽三燕遊吟詠移鎮河陽一則公即亭過

迭和面當曰陳者作詩才人也昌百里千家李自贈金

靜山鳥下聽贈崔秋浦  
牛羊散牧何人取意狂  
阮致見客但傾酒

為官不夜不扃戶  
問此何所以然  
貧人率吾土西河風味

新山夫子南呈陸中  
紀政波湖山色首唱  
大義因見終尹

河教疎簾曲檻  
杜客未所竹風  
讀書林詩出宰山水

松竹先生僧俗  
挺出動一覺今  
麟僧乞米送僕亦

尹能溪柳野花許深後  
溫太平武校人  
縣花開柳送主

不聖人出幸元城  
為珍但思求水長  
將事希鄭谷陽桃

佛銅音別後能為  
珍但思求水長  
將事希鄭谷陽桃

公招旗何妨作道衣  
沙庭吏衙宿雨溫  
風清竹閣留僧

得招旗何妨作道衣  
沙庭吏衙宿雨溫  
風清竹閣留僧

古聽無公能詩發  
立有人研不  
青牛村戶李商  
奇乃齋

同海鷗留北林夕  
把印東山  
人印綠硯塵  
以無官憂民如

有疾見客印帶  
薛浪調  
德政吾師盛

贈趙縣令  
一 心惟孝慈家貧庭客所愛白為民國計刻削山川令人

去後  
春風滿城花  
黃山谷詩桃李金天高

恩  
官閑民吏稀  
張文清詩

縣令  
東坡詩  
公田二頃五十畝種秫作酒不徒賦

不知  
公為榆次公當題縣鼓後曰吾向進發一丘園人多過少

太祖謂一縣令曰切  
官人以野人  
文公高弟楊方自武寧

於黃  
村昨相見可用相親  
門坐對臨溪樹故是水

林下身  
毛竹山頤雲雨昏晴安橋下小溪渾高坡約水

歸田急  
誰聲入縣門



貳令  
滿蓋田縣丞斤壁記丞  
佐縣吳孫空為下邳

縣丞  
迫宰君  
宋子昂詩  
州九龍縣丞獨孤君碑海孤君

如州佐  
通典縣有七司丞為副  
佐一  
同理

歸於丞  
女州佐  
通典縣有七司丞為副  
佐一  
同理



戰百位八品神武功縣丞廳記水之署文書漢百官志

典知主刑獄通典丞以贊府張晴為縣丞俱有聲會論

事移時人吏竊曰長官稱而是為長吏漢書景記縣丞長

為令皆有丞尉秩四百俗謂謂官丞通典州有上佐縣有

事以中製龍耳永康吏見前台中垂清淨無欲後漢張玄

作之本意龍耳永康吏時有傷下注清淨無欲後漢張玄

然使白門下責之時伏原徐業亦大儒引見玄與語大驚

遂請上堂問極曰簡靜卿武功丞望記頃川宋南仲

而陳主以捕其斯固矣數年登列岳末安樂為龍

浴云而休勢余以為仕宦亦无休勢各恒拋之白

令出囚唐臨為乃泉丞臨有四卜數人會春春時市

其罪令囚請獨來召令歸家辨使去之約令歸繫位高而

偏韓益田縣丞斤壁記丞一例以不可否事文

驚行以進平立眠丞曰當著永步筆占位看指連日吏問  
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敗署省云云丞謂曰丞哉丞哉余  
不負丞而承喜負余則足州大我公同上好有老觀四行  
牙角一蹶故破產岸而為文呼水南皆能竹千挺嚴立  
若相持水鏡一借除為則立扇昂既對問二於論免和余  
日或其間有問者漸對曰余方有公事于姑去論免和余  
忽與十八年早詔復民租十之八而和余尚在為盡承丁  
安義語其今日成飢常賦而不充不應復有和余使上官  
安義抗論反覆卒賴以免



糾職通典正掌簿曰帖王糾察白帖一準繩均稽通  
掌付符印司一帖取棲鳳後漢伏覽一名香署考  
事一符印司一一棲鳳後漢伏覽一名香署考

間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蠶蠶之志耶曰王簿  
竟曰曰蠶蠶不若焉鳳凰謝曰曰知棘非焉鳳凰所栖曰馬曰二曰三  
韋元將為郡主簿楊處修曰韋主簿朱光庭萬年簿程  
詩有長成之風一昂若千里之一傑才明道主郡縣簿張  
山甫主武功簿与光庭皆高士後漢主郡縣簿張  
以才名稱閣中稱為二傑高士後漢主郡縣簿張  
去又晉主簿王曰一不為移徙建後漢主郡縣簿張  
主簿孔閑來季義无姓不為移徙建文岳神法虎灾

蠲水災周憲之主益  
薄邑  
均田稅明道為上元清大府  
朱文公為同安簿大  
興學校朱文公為同安簿大  
與學取佛首明道為同安簿大  
折鳥竿明道為同安簿大  
非禮無所干  
發由是邑人知公之不可干老茲有賊類首喪氣立身  
矮屋出之氣而拘於下  
開元遺事晉主簿語曰徒二十年看禱書不如一語  
有宰相器其子曰葉圭一清也汝見之因昌諸部使者  
名高士軒文公為同安簿解有國對之至為更  
文公建陽縣主簿聽記書凡民租之版出納之魯

符籙之要訣訟之  
成山自想而治之

縣志

縣志

隱吏

杜甫送裴二作尉求嘉祥清官  
即銓注在後

官才望清長鴻漸白  
之安鳳棲同上  
任取管赤尉

三官才望清仙吏  
白帳一召入翰林  
白居易調望屋尉遷

為御史李程為  
監田尉決滯懸  
春曹鼎除客賜北郎尉造

技有犯京師者不  
避豪強皆彈琴  
藥如隱者之操  
陳子島

兼道元見為宜  
祿尉祿神僊姿  
尉前漢梅福字子真  
為南昌

詩皎々  
李自贈  
白王少尉  
台輔器  
唐姜師德補江都尉

日君何可以常  
孔詩也  
號材吏  
義因尉之名  
後調再決

相府為富平尉  
賦金款詩  
孟郊調栗陽尉  
用役金款平陵

坐水旁  
上寶劍篇  
劉震字元振  
初為通泉尉  
武后奇之

相賦詩  
上寶劍篇  
劉震字元振  
初為通泉尉  
武后奇之

之月...  
曹參軍  
香泉拜名陽尉  
號一  
聰明宗照尉  
登九日公  
君有客阜序在言奉古言此舊文援筆列疏之阜序  
默然自失奉古笑曰蒲覽記之非舊書也由是知名時  
前此州召奉古少府唐時縣尉多城一一蓋鐵面少府  
楊王休字子美他州黃岩尉邑有豪民武斷且得黃受  
其奸狀白部致諫人特為難官有入基者先有通出石  
高商洋云近留莫和愛漢官有一報進出照原其觀之  
皆漢志在青雲出莫和愛漢官有一報進出照原其觀之  
錄金沙清微可念牛僧儒為對一日報進出照原其觀之  
老吏曰此必分同憲史若西臺當有一以一一僧儒祝曰  
既能有問問歸果辭察院射鳴堂東而百沙陽插族  
飛下不旬日曾歸果辭察院射鳴堂東而百沙陽插族  
蒲柳市伐水雲編已作觀魚池乃春朗秋菊郭縣尉將  
李胡隱程行退以文法著於子餘獨以文章知名或問長  
史陳崇業二子履芳曰一一俱不可廢後為監察御史  
史清水明鏡河北尉導謙復前謂擒姦摘伏尉汴州水陸  
所奏邑居處類弓為遊聖勉與惠帝一尉負半千段武步  
幽尉盧成執俱有會令赴州半千便祿會稟始緩人刺史  
郭齊宋按之時薛元超為存持使謂齊宋口公百姓不能

使

教諭

邑序漢平帝時郡國曰李縣道一侯曰校校縣學

教諭

宋慶曆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令立校官漢任延

主學

宋續會要詩奏各推恩師資每鄉之內各置一學

序序化邑

漢仲舒策設官師資每鄉之內各置一學

治化本原

紹興十八年江西漕費直

亦有人才以備采擇

巡檢

徵巡洪萬乞禁戒巡尉迎送警羅胡文恭行

外檢

羅四封之警擒捕盜賊宋沿邊溪洞部巡檢或置

界或一州一縣巡檢掌

剪除文數著幹勸戒同警羅能發

樹於奸狀多一桑殿直桑摩為利安州檢校蜀中俊傑

實為約雅都巡檢安集勞來民夷優職舉盜夫

之召還太祖喜曰此則水泉神射何淮為府州黃河東

斤壁列檢賊捕盜賊也則水泉神射何淮為府州黃河東

子勇官戰竟來及淮尺絕之勇兵馳薄炭軍淮迎高射之

發輒中着崖石皆沒鐵震官蕭大帥嘆曰是何巡發

馬站

馬站官



松站

車站

馳傳漢書注單馬謂之驛置郵子應之流行速捉

驛唐劉晏初州縣取富主郵葉京尉侯莫陳以

給公馬仕不以太子賓客還鄉故事致掌康傳周礼行人

乘傳騎驛而使也今驛馬不雅馴便傳告三馬之官

官之驛有司馬有少人春除驛驛始牧復所馬一

前平紀一傳如淳曰律諸乘傳者參封之有期會者

累封兩端各兩封凡四封乘置傳者五封之兩端各四馬

一中央一也兩傳再封一馬一封

傳漢書古者以車馬乘詣京師謂之驛車後又晉車馬  
乘之謂之驛騎凡一高足為置一中足為馳傳下足  
為乘郵日李喬傳一不雅云



宜發幾材晉中興書陸劭召拜為民尚書時應召  
也臨發載乘車並衣并食振木無所納日吾家不在此已

令月閣君看六月何无永理棹都詩一變金素  
到自遲前无暖雀進也



駕清勸以車而之謂往車迎舊四皓帝安垂  
招左傳翹以車輪召補武帝安車侯車記在官不

不



荀輿驛驛出漢書  
藍輿度吏又枉一陸子靜詩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四

庚集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唐集卷之十五

史道明

事類

起刀筆

史道明云云蕭何曹參皆一秦一吏

史

學法令

史道明云云蕭何曹參皆一秦一吏

以父母言

蕭何傳一以父母言為文吏而不列書也數以吏事

以吏幹稱

蕭何傳一以吏幹稱為文吏而不列書也數以吏事

十五為小吏

蕭何傳一十五為小吏項籍過河內時傳其父道人也趙一徙溫高祖

萬石君孝文時

蕭何傳一萬石君孝文時學律令喜為吏末以待知入廷賞官補侍郎

官至大中大夫

蕭何傳一官至大中大夫學律令喜為吏末以待知入廷賞官補侍郎

封侯成侯

蕭何傳一封侯成侯數為吏而封侯長以治獄在廷

野吏事張易官  
任御史至中尉  
刀筆吏遷御史  
本傳其父東郡出平人父家世

儒學  
小吏以能羅受殿中侍御史

辟為相府掾  
本傳晉劉頌少能辨物理補尚書都令史

晉書虞傳從父之官郎察孝廉除郎中

為臺吏  
本傳或作為人短陋无風望然好道指少能

除御史掾  
嚴延年事見路吏少孝法律注

賞為部吏奉法  
本傳書於傳嶺山嶺人少好經書

而皆倖焉及光武  
所侵結客各杀之初將中少其素也既

下史從軍河北為軍市令  
舍中兒犯法德格殺之光武怒大印收

將軍後拜征雲將軍封侯  
為吏部令史本傳王孫仕郡

上洛太守補倉部令史  
郡廉吏一尚書

路吏

路吏

好學明經以漢王吉字子閎為郎官士少大夫

明經為郡吏本傳孫勝字若裳少好學

壹為永勝縣至官延去川孝茂廉力清文本傳柏黃漢承郡為

事以重泉令後官至光祿大夫康彥清文本傳柏黃漢承郡為

準令後賜爵侯內秩升額川太守積功自遷破陽令本傳王

人以郡吏官至丞相封宜春侯為郡吏本傳陳年字初公市郡南

太明經為吏本傳孫寶字子嚴額川太守人字初公市郡南

持寶自効去忠周還之心內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絕

謂北降壯柱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段除大舍子自効法

何前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手既為之徒舍其

府莫言非士安得也自高前日君男故孝文而後寶自好禮有

未孝義無注教道不可離身詎何傷且不遭者可不為先礼

明經所至官至大司農女學南春秋本傳文翁少江舒人

吏宗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也辟陋有蠻夷風

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用教有材者張叔等十余人

自簡所遺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孝廉令就省少府以變買刀

蜀物資計吏以遺博士教感蜀生皆成就還歸鄉邑吏民見而

榮之由是大化巴蜀少學法律本傳國歷年東海下人其父  
好文雅文辭之化也少學法律本傳國歷年東海下人其父  
府屬為御史以爲除銅御史本傳國歷年東海下人其父  
景季待御史及爲拜郎太守以重舉康本傳國歷年東海下人其父  
才果邑今左馬明薛宣妻貴能治金吉少爲郡吏本傳國歷年東海下人其父  
馬頌陽今後官至右捕都尉升金吉少爲郡吏本傳國歷年東海下人其父  
一更始立以宗室劉嘉爲太常侍軍校爲長史光武徇河以嘉  
建書爲後光武以爲集安象從擊與馬於清陽進至蒲陽拜途  
警將軍與五校戰于安文校下與侯景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  
余里斬其泉師而聚光武數日戰而大如是豈有憂哉後封親  
何侯散爲郡吏本傳王烈通陽人太守趙龍以祭守執板  
奉別請爲郡吏本傳王烈通陽人太守趙龍以祭守執板  
將軍官至陽陽以吏能著主簿本傳王烈通陽人太守趙龍以祭守執板  
太守封侯成侯以吏能著主簿本傳王烈通陽人太守趙龍以祭守執板  
召見其大舍於靈奴後封合肥侯本傳王烈通陽人太守趙龍以祭守執板  
此別擊破大舍於靈奴後封合肥侯本傳王烈通陽人太守趙龍以祭守執板  
數成哀同爲涼州刺史陵少好孝悅深家既富書外氏張懷父  
子真文采陵從後受孝本傳王烈通陽人太守趙龍以祭守執板  
陵志節相敬待以爲符書平後因病告大母陵使食其肉  
強起床執其臂謂陵曰陵容之乃出今日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  
侯所不能友今且從師友之仙道前通使頃所止以言受進  
志陵強拘於器而不損節後仕北武官至大司空臣以言受進  
本傳王烈通陽人初爲郡吏後官至大司空臣以言受進  
西王前上壽誦前太守功德後於下坐勃然進曰望汝邪之人

欺誦无狀願勿受其賜太守飲容而止燕能博良為力曹

政教大行一終不肯謂東平王蒼同而辟為西曹上疏薦良拜議郎

一一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與母俱居野澤中引出來食逢

一一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與母俱居野澤中引出來食逢

一一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與母俱居野澤中引出來食逢

一一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與母俱居野澤中引出來食逢

一一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與母俱居野澤中引出來食逢

一一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與母俱居野澤中引出來食逢

一一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與母俱居野澤中引出來食逢

一一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與母俱居野澤中引出來食逢

一一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與母俱居野澤中引出來食逢

一一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與母俱居野澤中引出來食逢

一一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與母俱居野澤中引出來食逢

一一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與母俱居野澤中引出來食逢

一一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與母俱居野澤中引出來食逢

一一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與母俱居野澤中引出來食逢

一一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與母俱居野澤中引出來食逢

入議者皆然周奏野杜曰於法彭得折之帝曰軍征校尉議  
統於督彭虎天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力辦之卒從尉以官  
至廷士二為郡吏本傳楊終成都人春秋後詣南楚拜校書郎

後年十九為郡吏本傳王允太原祁人世仕州郡為冠蓋同族  
郎中佐才也與之定交年時小黃門晉陽趙籍貪橫致  
恣為一時巨賈允討捕殺之辟為別駕從事官至尚書令幸

法康平族鄉里頭全者以百數仲玉早卒漢少仕州郡為吏同  
徙居閬中其乃不交僚黨漢書魏應字君伯任城人少  
後任升陽太守京師稱之後為武初詣博士受業

聲書張光身長八尺以疾免官後徵拜騎都尉明眉目美音



給事侯家侯家霍中歸向東平陽人父賢吏一平陽

馬終入拜請將軍因絕不相聞壯大延自知父為中書會為

田宅奴想而去復後少為縣吏本傳馬成南陽縣人

尚多子光為博陸侯

集錄調守鄭令及世祖討何北成并官步負追及於東

本傳鄭均東平任城人少好讀書兄為縣吏均受其教

為吏坐贓笑身前并一感其言遂去州郡辟乃公車特徵

以病乞歸有勸賜尚忠厚為鄉里所愛

書時人号白衣尚書

將初為郎尚書夫郡縣吏侯真至交軍人見光冠服鮮明

因率堂焉從賜為安集錄拜偏將給事斯役

軍出祖與尋品後封州陵侯

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節和武吉語奇之

大孝後令復召為吏乃時有殺人者同縣楊更

以疑寔路隊東救此掠无是而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計許令

禮召楊更近操刀報讎本傳魏朗會此指上雲人少為縣吏兄

中該亡陳國從博士邵仲信李春秋國常

又諸大孝受五經任彭城令官至尚書

城人少為書生得默鄉里无知者年一

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承為改組家有數農事悅畢乃令

子弟群居就畜孝言則輕所忘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

助喪事服恤窮





而母請告元不孝者曰吾近日過舍外路墮傾井共以時  
 此非惡人當時教化未及至耳母守節養孤苦身於老奈何  
 於其母朝致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而後元卒為孝子  
 家與其母子欲因為陳人倫譬以和而之言後元卒為孝子  
 以幹用拜晉書褚君有局量一嘗為縣吏事有不合令  
 也願辭重察乃捨之曰物各有其所施接緣之材不合以為  
 焉若有舊言於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武力過人張  
 昌為平氏縣脫幘掛門乃晉易雅少為縣吏自念卑賤无由自達  
 故事州里困於無津晉陶侃早孤貧為縣吏危產常留食  
 於林之困於無津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以易酒肴飲極  
 意遂去保追送百餘里達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  
 用達為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為督郵領從陽今有能名  
 主有志尚記室掾趙少一為縣小吏猶仕重而國入令被  
 晉本傳光緒字孟忠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便送客買雞羊  
 目休陳溫溫偶今人在說群衣矣之一中令環大怒特加  
 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尔也故得而不疑令苛而釋  
 為獄掾縣為家史高祖為前公參以中消從後封  
 侯少為獄吏任後教沛人呂后謂之不謹任教陰害唐高祖怒擊傷

主呂后吏及高祖起赦以學律令本傳路溫舒字長吉鉅鹿東

客從焉御史後封侯何侯里人父成牧羊舒取諸獄以

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受春秋神大義焉

邑丞坐法免復為郡史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少為獄吏

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後遷臨淮太守少為獄吏

公孫弘南川薛人一時有罪免家貧技藝海上年四十余

季春秋難說武帝即位招賢良文孝士時弘年六十徵為博士

使召弘後策第一拜為博士後官至丞相弘封平洋侯丞相封

侯自遂使書獄漢張湯杜陵人父怒答湯湯恐重得罪及餘肉勿尾掠

治傳為書訊韓論報父兄文符如老試吏大驚一父死

侯大與湯交吏周陽侯為諸卿老試吏大驚一父死

大府調茂陵尉武安侯為丞相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巫蠱獄

中竟黨與上以能遷太抱具獄哭於府東海郡人其父于公

為尉獄吏郡決曹史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

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孝婦事我勤苦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

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更婦殺我母吏捕孝婦

婦辭不殺姑吏更治孝婦自認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

姑十余年以孝聞於不數也太守不所于公中之弗能得乃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金書卷之十五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六

集

仕進門

保舉

保舉

辛親

安

保舉

保任薛謙光疏法所舉知論語爾所爾

重洪魏其侯灌夫二人以推賢記儒行有內稱不

一龍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平原陶白焉成後又趙辛

也山公啓山清典選一官缺解啓數人既步古靈薦草陳

字述古號先生章夾袋門呂象正為相一中有

其有何人才疏之必分材館錄賈允文為相懷中有

類胡廷求資求之囊中材館錄賈允文為相懷中有

時得人之盛有一言取人晉叔向適邪懷惡欲視叔向

後唐元祐與一言取人晉叔向適邪懷惡欲視叔向

堂其手以上日子一字拔人晉蔡克未仕河內山簡

若不言卷失子矣也樹以書示舉堯章之士趙文子所於晉

限曰山子以韓子楚武一鄭莊推轂司馬門下各至

薦白屋之士韓子楚武一鄭莊推轂司馬門下各至

无貴賤无畱門下每朝候上則未嘗不言天下士其推轂

後之故諸公以舉賢於已者蔣安國所推士皆驍士

拔十得五蜀虎統七元為郡外轉所推士多過門才人怪

近可崇不進不休謂之曰荀彧字文若所率皆命出大才人東之

宰相才仁傑曰必欲卓率奇才有荆州長史張上可者

也解孤得舉新奚請老晉侯同前為稱其歸也將立而

私幸其有不為董率害也桃李在公門伯彥花率為宗

臣或謂仁傑曰尺非為私也奇寶橫道薛愈為冀宗師於

忍一州孤裘反衣府所率不遇私官列士不率是也

**舉親**

與代縣魏子謂成博曰吾人也人也人其以我為堂  
偏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絕與之國十內五人可乎昔武  
王克商先有天下其兄弟之求文武將執其親安以

國四十人薦兄子前望忽忽制廷求文武將執其親安以

薦至目材見家止事以表弟及弟居首使相擇人材先宗

為數十人而以其一為內舉果得人即武后詔丞相各季尚書

用後作賊武后曰和議者不謂私幸賈之為監察御史季

矣

**自陳**

毛遂自贊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約食

裝中乃脫穎而自愧始盛昭王謂郭隗曰我知燕小誠得

去豈待未見自言臣等元與就文賦下先生視可若得身

欲致士先王必自言臣等元與就文賦下先生視可若得身

萬言言主自舉東方朔上書文詞不遜高奏召臣所上八

我且金湯一日自舉東方朔上書文詞不遜高奏召臣所上八

我且金湯一日自舉東方朔上書文詞不遜高奏召臣所上八

仕

道

為親仕

入仕

入官

書李古

試吏

洪高紀及

千祿

六帖

及

莖仕

左傳畢方

於晉

登仕版

禮司

士掌

群臣

之版

辨

御大夫

上兵

子之

教以

德

入仕途

序公

錫為

常

久

厚

駕行車

就執

路

通金

蘭籍

李太

白詩

云

登要

路津

杜詩

彈冠

綬

綬

綬

綬

綬

綬

綬

綬

綬

唐張錫

益下

益小

益博

晏子

石

益

益

益

益

益

當慎

當勤

當清

晉李

康兄

司馬

宣王

曰

昔

侍

先

修此

一行

吏

吏

吏

吏

吏

吏

吏

吏

吏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為親**

不擇祿子路曰家貧親老  
詩唐佐母老求為親官人議曰不擇祿養及  
親六帖孝乃行先親曰  
卒草曰強則如致父母孔  
就孝廉之舉四不充須詩汝墳

**被召**

**被召**

節多周禮君召以三節一  
召人以愛絕人趣嚴詔陳无已詩失老為蒼生  
程伯厚詩云一命召不俟駕行矣回輦趣  
時同起

**舍人趣裝**

武帝詔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德者  
謂乘車詣京師與上計吏階也  
續食與計偕  
四年梁山崩晉族天子有詔  
伯宗問焉天子有詔  
文母疾其安車迎

**朝京**



**朝宗**

觀光易利用賓于王木職孟子諸侯朝入覲詩云

于王朝王所左傳者疾造京師上今亦既吉日而西

飛翼天衢文振衣雲關造朝宗觀遇見禮存見日百夏

日冬見長樂鍾林下今日初創夢未想長安花孟郊詩云

馬帝疾一日九天宮闕五雲深后王維詩西望國川早看洛

陽花溫公和君錫探春詩天上詔

**賜對**

暮見朝見日朝晉錫馬廣以書日三發乾飛龍

**賜對**

天卦九五在夕昕夕紙大朝涉赤墀登書乃所一

待金馬東方朝上書紫宸致敬分紀於致本疏之

之隨待金馬東方朝上書紫宸致敬分紀於致本疏之

前南向左硯中龍影要乘公詩中壁門孤凌班固西都

之而而雙雀徵誼入見賈道為長沙王傳歲餘文帝恩詔  
帝之事相見之晚主父海上書甥劉琨召天子  
李白召召見延英陳博憲居華山太宗御座引儀杜詩  
昭容紫袖垂雙瞻待漏排闥闔闔是章同紅花披雲驛竹馬  
分身惹御爐香賈至詩佩劍聲隨玉  
一朵紅雲捧玉皇詩

受恩命



綸言記王言如絲汗號易漢堯言前夏侯勝傳  
漢制文冊中子鶴書此山移文鸞字甘棠詔

玉書增秩賜金章命書天命有德紫泥封安官儀天子六

黃麻以六經內制白麻相用鳳詔

口。羅隱日絲翰五色惟除尚書郎詩明出方選士中

泥書除書到門初慈美錄包一冠帶便向東

**遷注**

**部**

部

員差

**遷注**

登庸

書曰若封一顯遂清良

除故官百官曰義

新官也

越清級南史亦有少員

拔不次記賢有

而卒見以

取不拘陸贄傳夷主

加二階唐高宗

夜召

進五品官歌南仲代宗

二暮宰相唐采第起市

一日九遷

車千代傳

歲中起遷賈誼文帝召為侍

歲中三遷

蕭望之

歲中四遷漢主父愷初奏

事官額

十年不調漢張釋為上

**部**

銓選

唐百官志吏部尚書掌文選勅下之才以身言書判德行才用

**省**

堂除

續事始曰制內外官皆授於吏部隋五品已中書以功除官

**省**

中書

以功除官

**省**

謂之

謂之



隨裸生齒ノノ生遠方遠方之一也

捧檄毛義字少卿應奉此山旁之坐定府檄適至義一品八真易解色

之任

往戌齊管叔父戌葵趣裝炭薪何藟昔參令舍旨



害左哀十二年親導母輿崔郃為太常卿自控  
輿中車

妻驢與李君谷皆商李授及社簿赴官賜辦裝錢銚

賜治裝送百官志客曹郎子縣令詔

禮上

視篆分犯節度觀察使魏事下車李白為馬昌黎

禮上

新說之來何暮廉范為蜀守民歌曰廉叔度何暮何暮初至承前季重

元城令与魏太子賸云灾星去後福星来湘山録言守視事樂人口

雲西德士民酒處

考滿

考滿

及代同前之任終更限會宗一報政史記伯禽

二年考滿考績考書三載考績考書三載考績考書三載

在邊考績考績考書三載考績考書三載考績考書三載

吏考績考績考書三載考績考書三載考績考書三載

富考績考績考書三載考績考書三載考績考書三載

留考績考績考書三載考績考書三載考績考書三載

復考績考績考書三載考績考書三載考績考書三載

交代

交代

告新令尹考績考績考書三載考績考書三載考績考書三載

晉考績考績考書三載考績考書三載考績考書三載

日考績考績考書三載考績考書三載考績考書三載

權

權

不兼供職

左傳注疏

士會攝右左傳晉文城濮之役舟之橋先歸何爲

攝帝

孝巨授攝御史大夫明日謝  
詔為御史大夫

兩易

1

两易

以柳易播柳宗元柳州劉禹錫貶播州宗元曰  
與母偕行吾於禹錫為執友人忍見其若是因即  
草表請柳宗元出禹錫為生潘州會禹錫易達山

自汝

多易  
楊文忠公自揚州移汝州詩云綠菱紅蓮發  
使君那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

西湖十頃秋後東坡復自改移揚州作詩  
云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我來風  
高駉鎮蜀知胡廷改移題風箏詩云夜  
宮商信任往來風絃絳以曲終隱所又  
被

**同官**

**同僚**

**同官**

**追馬**

馬幸應物詩云忽來南昌令  
馬郡城同時楚府客此日望臺  
殺之入拘我之復曰今見拘必手  
將會召席淮汾陽半兵東出  
地魏及別執手拘勉以忠義  
代之會失四參日老韓同傳  
我當坐被賊不意老  
謂事壁檢曰不意老  
子乃古澤非同傳  
以分務

**同官**

**分務**

**黃服**

**章服**

命德書天，有以待功。韓哀侯有降，降曰：良非服。

使淵青裴度，金紫對馬。中賜太子，詩詞奏。糾與太。

和二年，中書門下奏官至侍衛。奏味門上太和二年，中書。

史以上金，借官未太。置詩，一。集彩，綢綾袍，以行。鵲草白。

中丞先賜，外經三。周，為沙白。綢綾袍，以行。鵲草白。

年，易裴常侍賜。一。銜瑞，一。然袍，魚袋，詩服。黃服，紫服，紵品。官。

魚綴白，金隨步。翟，一。銜瑞，一。然袍，魚袋，詩服。黃服，紫服，紵品。官。

舊止，紫正觀四年，因馬周，健白。遍詔三品以上，一。

四品五品以上，一。六品之品，以錄八品九品青，永徽二。

年京官文武，戰四。染奏之章，制班。一。一。一。

品五品並給，魚袋。染奏之章，制班。一。一。一。

承襲，賞延。書禹，授罰弗。爵及，永存愛。一。誓國父，任前。崇。

出以，郎門。陰，北史。一。延慶，送二十八將。紹封，馬雲。

以隆補官，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一。一。一。





自美事

讓官齊書謝朓遷吏部郎中上表三議中書疑以

大官

殺馬

後周擇侍馬良年二十為尉奉檄書迎督郵  
賊在馬良毀庫中裂衣冠遁至犍為十餘

鄉  
里

魚山不供事七我御史彈劾孫曰

寺  
銀  
山  
亭  
投

簪曲百僚 郊章 表乞 為道 士環 卿 詔賜 入道 辭 老

要方外豈不


借資達其如高尚心遂中得祕  
拂衣而去

已見風光偶

別入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拙身

致仕

\_\_\_\_\_



讀者

左傳祁奚一引年養老皆至政王制七十

致七  
世十

秘鴛遠自方 挂元 神武陶弘景 解冠東

都門城門供帳人邑都門人邑受乞外角中

東洛館解組公庭東洛館解組公庭東洛館解組公庭

簪公府表結香山社簪公府表結香山社簪公府表結香山社

作休休亭司不出休作休休亭司不出休作休休亭司不出休

德以去來平地作神仙公詩德以去來平地作神仙公詩德以去來平地作神仙公詩

夫上天詩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卷之十六

庚集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金書卷之十七

東集

文官職門

文類

書

仕途之滌去人子以書記往來未嘗便河後注  
者近代紛擾之也亦名編以書記為先後到次之  
其書始於右直帳或論出或論時子出於表後  
為系押益先方云選或其河序之觀之附三云

與中書耶律

元遺山

門下士夫原元其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  
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  
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者考定制度者本末次序  
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又為甚重故

不得不爲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  
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自執  
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爲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  
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  
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  
之講習二者備而後可喻如脩明堂總章必得枚擗豫章即日  
礪刃萬牛挽致之材須爲儲蓄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  
非若起尋丈之屋構櫺樓椳欂櫨代薨捕雜出於榆柳槐栢可以  
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太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  
後如衍聖孔公者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計南陽戶部唐卿  
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賁  
臨淄人李浩秦人張徽楊煥然李廷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梁僅  
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震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繼  
澤人李恒簡李禹璽燕人張聖俞太原張建李謙哲致君張貴

卿高鳴子津李尉貞定李右相人胡德珪易州人微  
中山楊果東平李彥西華徐世隆濟州之燕人曹思上  
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全平定賈庭揚揚州人孫洛  
水張仲經震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鼎平陽趙維道汝南楊  
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勳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  
人雖其多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  
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後亂以來四  
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以不死於寒饑  
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  
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終養之分處之李館之奉不必  
盡具饌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於家固  
以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有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  
孔樂紀綱多寡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房魏房杜姚  
宋之功乎假而不為世用此諸人者何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

泯泯默默以順尊未同獨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引手之勞宜不為諸生惜也冒瀆僉獻不勝惶恐之至再拜

上宰相

劉慶言辭脩

九月二十八日因再拜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所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雖勢之必然耳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効天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遲遲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明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直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不

知因之此心也但惑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佳問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三言之向者先儲皇以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孝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豈有意於不仕耶今

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隱晦者耶况加以不少之寵勉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卧空齋惶惑持非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貽癘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瀉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勞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客城先人墓前修營一舍倘病勢不戢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公之際未免感傷因是病勢益熾飲食漸減至二十一由

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帝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切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一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自至略無一効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

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因覽陳遠微賤之臣與惟懷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難與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再拜

與子壽父之二執事

許晉齋

比年諸幼多病不勝憂苦近方收拾一二小者為可子讀書計政恐擾動不安聞令親傳道雅意甚非所望其之愚陋先生之所知也得受共城一廛與老妻稚子竭力耕鋤間暇日會二三學者讀古人書則至願足矣且西去江龐不遠尤為快便日夜



思此至熟也夫尊榮貴顯固人之所甚欲然鶴之乘軒隼之乘  
墉豈唯取誇於天下彼狹弓奚容多會圖至始其生之不能保  
將安之實多先生不慮及此耶區區之擬其家照察是以不  
避世冒之罪極意盡言賢王設采虛名曲垂召旨以學官之職  
降附鄙人逃去則不敢聽命則不能夙夜憂惶莫知所處聞二  
君子還王府矣有解擇之路願賜教約夫尊榮固人之所愛  
然鶴之乘軒隼之乘墉反足以賈禍而召怨曾不若安守貧苦  
之爲俞也亂後雖守小邦實出僭妄比年竭力經營田土庶復  
前日之非何意惡聲長轉至於如此二君子最知登者身願爲意

上程雪樓御史

謝疊山

十月朔日丁憂人謝枋得稽顙再拜奉書于雪樓御史中丞相  
公執事大元制出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其所以不  
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譴于天不勦厥  
命而集其所特以爲命洗此以今在月二十六日考終於正

寢其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其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歿之而後痛哭不能楚其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願勉送死或可以少贖前過親喪在淺士貧不能祀葬古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欲求至誠無偽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凡三十職姓名亦粘其中執事將隆旨督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詔者以資路庫遣乘傳上京師已旌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乎求異才而及其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揚善有順天薦賢者報國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自燕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士時豈知其有母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草土之衝不可徹殿陛姓名不祥者不可辱古靈薦賢之續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

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  
制與九嚴自伊尹傳訖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解煙霞而依  
日月者亦多矣宋開有冒哀庶服而應幣聘者傳曰宋忠臣必  
於孝子之門為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  
為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某親喪未  
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苛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為  
不孝莫大焉○○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  
其親而急於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  
也且夫至誠無偽以公滅私明達洽體可勝大任三代而下真  
足當此選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居隆中執事生古郢皆荆  
楚奇才也孔明未遇時立心制行必有大過人者襄陽耆舊能  
言之此執事所熟聞亦執事所願孝今天下果有人物髣髴孔  
明者乎有斯人應斯詔固世道之福亦億道之幸光岳之氣久  
裂者未全六經之道久微者未昌道久絃羅六合以求才老者

法而不可用莊希祖而不可信少者未成才而不可待姑暇語  
人善士以和光同塵當饋可无思拊髀可无款野史記之曰甚  
哉上下之相蒙也此豈○○所樂哉此豈執事所願哉語曰人  
豈不自知其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  
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  
以辱召命亦明矣當執事薦士時特不知某有母之喪耳倘知  
之必不以不祥姓名濫流冕執事豈不聞前朝之事乎淳祐甲  
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而不來太孝寺問闕而  
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  
興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忠公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  
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此嵩之所以辭終吉宋  
之所以幸存三十年也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  
起復為平章文天祥起復為帥闕徐直方起復為尚書陳宜中  
起復為宰相劉黻起復為執事饒信斗亦穿箭之徒鑽刺起復

者不可勝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  
所以暴亡不可救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体  
君子取人先論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求才之意  
既不可進不以礼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特智者而知之矣爲  
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忠某不能爲忠臣猶願爲孝傳曰君  
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某之心使其幸而免不孝  
之名是成我者之恩与生我者等也某家在弋陽執事僑寓江  
江相望二百餘里當徒旣以謝門墻惟服色悽慘不可以謁達  
庸賈人敢以書白于侍御者語曰士虽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  
執事豈不聞某爲江南一愚古人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  
某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己也不  
佞其積願再拜

上丞相劉忠齋書

豐山

七月吉日門生張廷謝坊侍謹齋沐獻書百拜託友人吳道夫

獻于內相尚書大丞相國公忠齋先生鈞鑒陸天下之仁人能  
知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下之義士賢者不相知  
多矣能灼見三俊之心者必聖人也其自壬戌以後小夫竿牘  
不全門牆者一十七年孰不以爲簡先生曰斯人也非簡我也  
必愛我也今天下能知某之心者孰有過於先生乎事有當言  
而不言則非所以辭知己某敢不避誅斥而罄言之君子之所  
爲必非衆人之所識湯可就桀亦可就必道義知伊尹者能之  
伯夷抑下惠不能也佛貍召司徒公山弗援召司徒必聖神如  
孔子者能之曾顏閔不能也傳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先生之所  
能某自知其必不能矣。○本無滅宋之心郭奉使將命來南  
欲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同享太平之樂至仁也只此一念自足  
以對越上帝費似道抗周命十六年欺君罔上誤國殘民其惡  
不可一二數拘行人負歲幣滿朝无一人敢言其非其連禍結  
亡在旦夕滿朝无一人敢言其罪善類亦可自反矣天怒於上

人然於下國城主辱理固宜然天實爲之人豈能救之哉。○  
之礼三宮亦可謂厚矣。○保全亡國之臣亦可謂有恩矣。江  
南无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  
可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斯養卒亦不可得矣先生少  
年爲倫魁晚年作宰相功名富貴亦可以耐素志矣奔馳四千  
里如大都拜見。○豈爲一身計哉將以問三宮起居使天下  
後世知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先生此心某知之天地鬼神知之  
上五帝祖宗之靈亦知之衆人豈能盡知之乎師友之相知古  
今寧幾人哉事有可效忠於清朝者某不可不言先生亦不可  
不察近覩路縣及道錄司備奉尚書省指揮江淮行省參政管  
公將旨來南根尋好人根尋不覩面皮正當底人此令一下人皆笑  
之何也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謂江南有好人有正當人  
者皆欺。○也何以言之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  
一子之正論武王太公望纘無所容是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

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准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  
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上公也多士  
多方依然不忘舊君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  
不平之氣曰商王古曰有殷多士曰殷甫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  
例視之太平君相待亡國臣民何如此其厚也豈非殷之舊國  
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唐人哀六國之滅者也妃嬪媵  
嬙主子皇孫辭接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至今讀  
者猶側楚六國臣子無一痛心刻骨亦可謂無人矣楚懷王不  
過一至愚極闇之主耳播弄忠直信任姦邪送死咸陽無足哀  
者楚人乃矜之如然其親戚豈不曰楚本無罪不過弱而不能  
自立耳楚滅矣義陵一邑捲二於舊君者推一心扶老携幼肥  
遯桃源後六百年兒孫尚不與外人相接以秦皇帝之威靈蒙  
括蒙毅之智勇豈不能盡抗楚人而拘之天常民彝不可泯滅  
姑留此輩以勸吾忠臣義士可也豈非楚之舊國故都猶有好



人猶有正當人乎女具之破汴京也初二帝被中原土地人民皆其有矣然罕多智人也知地廣人稠未易心服一讀馬仲素檄議狀為之動心變色亟思一策處之尔後南北戰者六七年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宋之臣子不敢置兩宮於度外也今年遣使祈請明年又遣使祈請今年遣使問安明年又遣使問安一使死於前一使繼於後天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耳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諸君子切齒怒罵終則一事皆符其言行人洪忠宣拘留燕山開門投徒室然敬其忠信誠慙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可太平忠宣曰息兵養民則太平又曰何如則可以息兵養民忠宣讀孟子齊宣王問諸侯救燕一章以對和声琅誦曰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又讀孟子樂天畏天一章曰小國能畏天大國能順天室然曰善哉善哉吾計決矣曾幾何時密授秦檜以江南稱藩國納歲幣之說而息兵養民矣女真自丁未以後安處中原享國

百有八年而宋自戊午至甲午逾安江南者九十七年非秦檜之功皆洪忠宣讀孟子勸室廩之力也出非江左臣子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以其觀之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求好以正當人於今日尤難其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竇禍天下號為風漢先生之所知也昔歲程御史將自招賢亦在物色中既披肝瀝膽以謝之矣朋友自大都采六謂先生以賤姓名薦朝廷過聽遂煩旌招其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誤以忠實二字優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不滿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今年六十二矣幸辟穀養氣已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自先生過幸之後求得道高人者物色之求好秀才者物色之求藝術人者物色之奔走逃遁不勝其苦中書行省魏參政之言勒令福建有官不仕人呈文憑根脚者又從而困辱之此非先生之賜而何然先生豈有心於害果哉大抵朝廷一苗求賢不過為南人貪酷吏

開一番騙局趁幾錠銀鈔欺君誤國莫大焉今則道錄司備奏  
政管公將隆旨根尋好人不覩面皮正當人又物色及其矣某  
斷不可應聘者其說有二一曰老母年九十三而終殯在淺土  
貧不能備禮則不可太葬妻子嬰婢以其連累死於獄者四人  
寄縗叢塚十一年矣旅魂飄飄豈不懷歸弟姪死國者五人休  
魄不可尋遊魂亦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関心某有何面  
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二曰有天下英主必能容天  
下之介臣微介臣不能彰英主之仁微英主不能成介臣之義  
某在德祐時爲監司爲帥臣嘗擢重兵當一面矣虜通對高祖  
曰彼時臣但知有齊王韓信不知有陛下也滕公說高祖曰臣  
各爲其主季布爲項羽將而盡力乃其戢耳項氏臣可得而盡  
誅邪某自丙子以後一解兵權棄官遠遁即不曾降附先生出  
入中書省尚書省問之故府宋朝文臣降附表即無其姓名宋  
朝帥臣監司寄居巨賁路附狀即無其姓名諸道縣所申歸

附人戶即無集姓名如有一字降附天地神祇必殛之十五箇  
祖宗神靈必殛之甲申歲○○降詔赦過宥罪如有忠於所事  
者八年罪犯悉置不問某亦在恩赦放罪一人之數夷齊雖不  
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  
芝亦當知高帝之恩况羹藜糗粢糲於○○之土地乎○○之赦  
其妻矣其受○○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中連蹈東海而死則不  
可今既爲○○之氓民矣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  
我爲牛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項者亦可呼我爲  
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項民者亦可呼我爲○○逸  
民者亦可爲輪爲彈与化往來虫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恋官  
爵昧於一行縱○○仁恕天涵地容哀矜孤臣不忍加戮某有  
何面目見○○乎止不可應聘者一也其受太母之恩亦厚矣  
諫不行言不聽而不去猶願勉竭駑鈍以報上也太母輕信二  
執政之謀聖祖宗三百年土地人民盡獻之○○無一字

与封疆之臣議可否君臣之義亦太削矣三層止此乃自大都  
寄帛書曰吾已代監司帥臣具姓名歸附宗廟尚可保全生靈  
尚可救護三尺童子知其必無是事矣不過給群臣以罷兵耳  
以宗社爲可存以生靈爲可救陽給臣民以歸附此太母之爲  
人君自盡爲君之仁也知宗社不可存生靈不可救不從太母  
以歸附此某爲人臣而自盡爲臣之義也語曰君行令臣行志  
取制命在君制行在臣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嘗告  
我矣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則去某前後累奉太母詔  
書並不回奏惟有繳申二王乞解兵權盡納出身以來文字生  
前致仕制籍爲民避逃山林如殷之甫播臣耳聞太母上仙久  
矣此向長號恨不即死然不能寄一功德疏如任元受故事人  
日有何面目捧麥飯洒太母之陵乎此不可應聘者三也今朝  
廷欲根尋好人不覬面度正當底人某決不可當此選先生若  
以三十年老門生不負負師門爲念特賜仁三爲某陳情於江

准行直叅政爲員公願移關諸道路縣及道經司不得縱容商人  
貪酷吏多開騙局脅取銀鈔重傷國體大失人心俾某與太平  
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  
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恩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  
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  
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先生亦可以察其之心矣王冒鈞敵不勝  
恐懼戰慄之至

上福建直官陳言論名諱書

雷國英

某伏攷前史漢之武帝名徹乃改徹侯爲通侯光武名秀乃改  
秀才爲茂才唐之太宗名世民二名不連稱至如大臣蕭何鄭  
子儀等齊拜不稱名由此觀之臣有有功於社稷天子猶不斥其  
名而庶人豈敢稱天子之名哉恭惟

聖朝奄有四海統一方邦國土姓氏各有本宗切見隨處諸  
大小人等往往多依色目名字其間與

御名相犯者良多有之似此般是實所未知矣要之同公同能知避况臣之於君其敢知而犯之乎所望諸人速宜更證如其所言可采伏乞鈞裁

上馬發事乞奏鑄錢書

文淵堂

其山林窳人杜門讀書自分老死不復作富貴事聖朝寬大許人以言相公以中原文獻之傳存耳目之寄四方利害雖至微至隱皆得奏聞有懷不吐是負所幸共惟○○誕受大命作君万邦日月所照輒露所蒙無尺寸不入版圖無一民不為臣妾足以合天下之大勢大綱小紀詳法略則一本諸古先聖人之制而以忠孝惻但之意行之足以立天下之大法公行禁止如駕風鞭霆伸縮運掉如臂使指四方万里之遠如在戶庭之內衆嚮拱手而聽命足以收天下之大權凡歷代帝王之所不能為者盡為之歷代帝王之所不能臣者盡臣之自開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也書生愚陋獨以為天下之大利猶有

未盡者今日之錢未鑄是也不鑄今日之錢無以爲萬代之  
室鎮無以處天下之銅鐵夫銅鐵者天之所生地之所產以供  
國家之調度以通生民之日用歷代所不廢者也而今也使  
不得以盡其材是徧天地生物之心虧國家生民之利豈非今  
日當重鑄行第一事乎自禹鑄鑿山之金陽鑄莊山之金以爲  
幣而錢之源自此始自太公立九府圜法而錢之流自此行更  
周漢晉魏以及隋唐之出二代必有一代之錢曰三銖曰四銖  
曰五銖曰直百曰當千曰赤側曰鵝眼曰開元其銖兩不等其  
爲文不同其治鑄之所不一如漢五銖唐開元最得法度之中  
後世往往有視之以爲則者上下二千餘年錢之流在充積於  
穿壤之間者不知其幾千鉅萬國家資其用生民蒙其便其所  
由來遠矣惟漢之真禹蓋言采銅妨農宜罷鑄錢之官盡用布  
帛及公議者以其父易非錢不便谷不可繼布帛不可尺寸裂  
禹議遂優魏文帝黃初二年罷錢以谷爲市其後公問父易錢



用濕谷傳綃作錢更利公私苦之幸朝大議以爲鑄錢可以豐  
國足民明帝大和元年令更鑄五銖錢錢至費用之不聞有所  
改創由是言之錢不可一日不鑄也今國家所以倚爲公私之  
貨曰交鈔而已鈔之爲宝歟之懷袖懷奇之中不盈把而爲貴  
數伯固其爲居民行旅之便然自混一以來封疆廣莫猶有鈔  
所未遍之處大抵江北多而江南少城市多而鄉村少大鈔易  
得小鈔難得民有特成貫之鈔入市不數伯之物者貴者不能  
使大鈔之分賣者不得小鈔以貼之兩不相成而俱罷者有矣  
至於窮鄉之民得一鈔則十飽而珍藏之不敢輕用留備不時  
之需大率日用皆仰給於公費年終歲終米狼狽彼此流通固  
不能其爲之損設遇凶荒食且不足又紛紛以粟交易粟既耗  
折則富者乘時閉糶以規厚利貧者無物以易鈔又無鈔以易  
粟其勢必至拱坐待死而不救此其法宜有錢以通之也錢之  
爲用自一至十伯以至於千萬隨取而足交鈔所以準錢也鈔

之文筆錢鈔之價亦準錢則朝廷未嘗不尚錢也特未鑄錢耳  
書生切謂朝廷宜藉四方銅鐵所鑄之地多立錢監精選歷練  
明達之人求其要分任其職如一文如當一箇三當伯之類隨  
宜區處嚴立課程廣爲治鑄不出二年之間新錢流布鈔通  
行大小多寡惟其所用曰公曰私曰居人曰行旅各得其利此  
誠國家生靈之一大利也書生去天万里欲告無階欲使繳奏  
天朝以備采擇惜愚言可用天下同被其利枯朽微生得爲天  
下之幸若是足矣干冒威嚴罪當万死

上王待制書

朱晦庵

其窮居晚幸無所肖以往時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安以爲國  
家所持以爲重天下所賴以爲安風俗所以既漓而不可復淳  
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復理者无一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  
之士有聲名節行爲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  
人爲歎及其人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心之拳拳冀用不少

衰也聞其達爲世用則私以爲喜聞其拙則私以爲憂  
及乎要其所就而觀之則終始大節真可敬仰蓋无幾人而  
言論風旨卒无可称功名事業卒无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  
喟然自歎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蓋亦不足以知天下之  
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安所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  
賢之心緩其憂世之志然亦切自笑其前日所以求於人之  
重而所以自任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平昔  
所聞於師友者夙夜講明動靜体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  
之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爲切然者則既有所  
不暇矣當是之時聽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  
閭閻市里女婦兒童之語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  
而得其爲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在此館閣時所上奏  
事讀之已而得其在此史館在臺院任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已  
而又得所爲故大丞相魏國公之誄文及薨東酬唱等詩讀之

觀其立言措意上自秦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无一言一字  
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失榮辱死生之變  
一无所入其中讀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  
古人頑廉懦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  
固當以反求諸己為務然豈不曰士大夫之賢者乎哉今以前  
日失望於諸公者自慙而无復此意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  
慨然復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樊州旣  
臨近甸而某之里閭交朋有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  
得賢大夫而事之而自易无狀不得從賓客吏民之後以望大  
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舊緣向其向來无窮鄙妄之言皆得  
徹聞於親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為可弃狂僭為可罪而辱枉手  
書以抵宋侯盛有所稱道切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選  
君後親之論以作肆行无所忌憚乎俗陷之思有以障其橫流  
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差而情之辭色也

邪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某之愚未有以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講明休養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者日益固擴而充之者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則定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輝光者固无所俟於勉強然以某之耳目之所睹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也明公其亦念之況今人物眇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哉某又聞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而必曰居精微極高明矣而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而必曰博學崇禮蓋不如是則其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二以居上不驕為下不倍有道足以與无道足以容而无一偏之弊也甚區二以此深

有望於天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此指而所謂  
問學精微中庸崇礼者又非別爲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其必  
有以裁之往者明公在薤成都在公舍闢然亦切計有是樂者  
比來以時通問不字此公涵養渾厚寬靜有容使當大用必有  
動羞色已而內外密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用於世引類之  
多其必有以先矣某杜門養親足以自遣昨宵一至湘浙少資  
友朋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除書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  
歸朝廷則某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齋未有瞻拜之期向  
風馳義日以勸止輒敢復因宋侯相爲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  
其拳拳之懷伏惟照察

回家本仲書

某曠不嗣音二見黃花矣某之懷本仲想亦猶本仲之懷某也  
制參高明勁節如火後宗墳雪申松柏愈久而愈耐看況諸季  
精於出處涉沛書義蓋終日不能休退之所謂吾行天下得

此於人蓋少矣內而望吏疑外而都漢郎皆分其憂得者出  
途逼乃賢路荆榛或者猶以薄志為鮮豈知司馬溫公不以甚  
疾而不登顯位楊龜山不以老病而不經筵尹和靖不以筋力  
衰憊而不受命造朝朱文公不以足疾未瘳而不上殿豈對  
況本仲歲月未遠精神尚強而先有執之推之者知其賢而不  
與立豈非在位者之責邪其一擢四年更不復出仕獨是道不  
加修而老色日上面回思向來講學只是半間半界元未盡平  
实处今只欲耐心攻苦了數卷殘書与村秀才子弟尋行數墨  
畢此一生耳

回家本仲書

某嘗別酒於金泉路五霸矣丙夜更燭講學談經瑩然金玉之  
相語知仁義之言時見夢寐中更多故雖不能以書訪問死生  
而志與之同岷峨以西江浙以南其氣脉未嘗間斷天清龍起  
之道夜下鵲頭之書自來蜀珍以壽國脉本仲又倫魁之望上

年之英積年名聲傳此一刀宜也但俗流世壞人物衰少勉益  
既下山舍齋幾沒殺敵孤立於藝文之藩罕與世接以思摩者  
惟葉六十四丈時復往來咨問相与求為精義至當人婦若更  
得本仲肯來則吾黨增重矣今刘已如京師則一賢歲晚亦須  
出峽速理行旣慰此延望可也恭伯抚幾久不相聞問一夢而  
三尼豈非數邪李亦弟聞屈得款款伴於文物之邦不能不借  
潤耳發齒兩暗布此崖畧願言為天下之寶珍哉

回陳和仲書

某猶記嚼別酒於青湖翠柳間今若花又霜矣諸賢去國士氣  
銷與孤標峭直皎然如寒澗松誰得以良貴危言變論毅然如  
指佞草誰得以和仲志正氣一亭之然如直率木誰得以景仁  
每恨氣稟差弱努力不充未能即去以追高賢之躅然離騷所  
謂萎蕤化而為薜蘿或而不芳者則深耻之也某登朝六載  
輪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再當陞對必自盟其心不敢出一詞諛



悅其上近十九日上殿爲首倡機會之說次東州縣禍變之源  
兩食黃又足一事高文謂上足以開釋君心下足以整齊國事  
子靜得此神論第一等也則斯言不過矣不審和中又以爲如  
何召客高綿州性行良實鄉閭耐久之交必經行治下幸暖熱  
之欲言如海書非盡言之器所冀以天下之寶爲天下愛惜

回劉時可書

其浩別半儀說不計月一自振旆登朝登溪去天不尺五日聞  
鳳鸞之味監得奏疏觀之則亮乎仁義之對而酸側愛  
君愛國之忠也近傳黃紙除書人皆以某省郎賀時可道韵冲  
澹神峰峻峭蓬蓬泰而不即此風高矣端平諸賢去國之後岷  
峨之下尚有時可德方二人去雪山爭明又未知德方過衡陽  
不景一擯四手翳然林木間更不復有榮仕之望嘗謂士不難  
於得時而難於歲月之暇胡文定公歷官四十年及第不登六  
載朱文公歷仕五十年立朝止四十日仕于州縣僅九考所以

得此歲月之暇能盡讀聖賢諸書吾儕官職考第過於先民而  
享問工夫不及前輩若更不及此時倍用其功復想又清又則  
將恐有初平无及之嘆矣某粗有者述一二未脫藁四方朋友  
來討斐記者却俟得墨本拜呈欲言如海更冀以天下之寶為  
天下珍秘

與游宣撫子明

寶大師

某頓首拜拜其閣下辰下庚伏諒惟聽政之餘台候勤定同于  
里其禍前者多承眷顧感佩之弊家在彼又不為無倚也某  
諸況不足煩閣下道比由來會先此奉聞伏冀為國為民珍重  
不宣

某頓首拜拜其閣下別後徒增悵惘憂者車從留此未獲數曲  
請教封誠之往先謹書謝聞邢州任縣地相公略與料理張安  
撫者府中舊人也某不必喋々想高明亦有眷顧焉辰下暑炎  
比由良晤更此奉知伏乞以斷民為愛不宣

與劉太保

馮內翰

某頓首再拜仲晦國師上人昔嘗奉閣下恩荷提誨感佩  
今欲拜見王府業已行矣以久不見閣下渴心摧折無此行敢  
陳卑懇不意事懷中止信哉行止非人所能也謹遣行人以代  
面酬即望言者謹具別幅靜中希一電隔更望回賜片言一啟  
當有幸甚身滯心馳不勝傾禱之至時秋尚暑千萬以軍國自  
重不宣

與史丞相

楊西庵

某呈丞相大恩府閣下即日炎暑伏惟鈞候福履景茂某朴鹵  
無異能解幸在相公門下丞相公前拂日又故得錄二至此然  
循已自省於利物及人終無銖兩之効慚二愿二日者又值旱  
暵爲災重爲百姓憂坐聽嗷二無術可救某之得罪固不敢逃  
果得罪之後疲民粗有分解亦所甘心方是思恐之時不於仁  
人長者盡力哀請將何所仰乎萬望相公念憐之倘乘便以聞

今歲賦調之中量加減免是一郡生死而白骨也於相公之德  
想必有焚香櫟椅神以報萬分之一者冒瀆之辭出於迫急惶  
惶恐三惟相公情恕未涯疑侍尚為天下國家自重區區至祝  
不既

与游宣抚

無名氏

某頓首拜聞其閣下自開平一別倏忽許時梅湯之心雖造次  
顛沛未嘗忘也正念間書郵至開緘重讀其文詞婉麗皆自肺  
腑中流出凜然如對之眉談笑忻慰忻慰就審閣下已達大名  
特進崇階復字舊郡計沅風善政死然猶在式副士民之望也  
相去數舍每各教字以相濡染來人回謹付片楮以代面敷兼  
謝比緣良晤更祈相時自愛重不宣

某頓首其閣下即辰溽暑恭惟鈞候起居多福茲者聆聞光沐  
宸恩超領峻職榮授虎符甚愜輿望無便趨慶益增懷想召罪  
今專人持狀奉賀以代面恭比之參會切冀順時以功名自重

不宣

與張可與郎中

王子初

其頓首古人有真率會前日農圃之飲可以當之用漳東韻呈  
同座諸老一笑云夙駕從近郊草露晞已白雞鳴達京闕寒月  
照行色瀛洲謫佳士此際來挈榼相逢金闥彥野飲信酣適農  
家場圃寬綴弁俄雲集爭持無筭爵畢辨不速客有醴雖市酤  
去聲詎假烹懸特謹譁破寒律和氣回黍席醉倒忘登車真游  
本無跡自爰不宣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庚集